

锣鼓不歇， 象山唱新闻不能断

□叶胜建/口述 陈金裕/整理

毛湾村开局 民间声腔的“初始存档”

他是象山唱新闻的守望者与传薪人。半个多世纪以来，他以民间艺人的质朴与传承人的担当，守护着这门古老曲艺。从毛湾村追着盲艺人听唱的孩童，到熟练驾驭暖暖调、还魂调、哭调、慈调的唱新闻名家；从一句“我会！”毛遂自荐，到被评定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，他始终以纯正、洪亮、富有穿透力的唱腔，守护着象山唱新闻的土腔土调与民间温度。他就是叶胜建。他以一生的曲艺行旅，让象山唱新闻不能失传，也为后来者守住一条通往乡土与传统的路。若把象山唱新闻比作一门仍在生长的民间声腔，他便是那个不断为其写入新段落的人。

我的童年是在象山涂茨镇毛湾村度过的。那时候，唱新闻的盲人常来村里。锣鼓一响，四邻八舍便围拢来，像今天突然弹出的直播提醒，只不过那时的“流量”是脚步，是板凳，是一层层围过来的乡亲。母亲心地善良，常收留无处歇脚的盲艺人住宿，我便有了就近聆听和学习的机会。他们唱，我就在旁边听；他们歇，我就在心里默。久而久之，我凭着超强的记忆力，十来岁就能唱《庵堂寻母》《倭袍》等片段。

六七岁时，我开始接触并学习“唱新闻”，师从当地著名盲艺人董顺发。17岁起，我正式拜董顺发、叶荣彪为师，系统学习唱新闻。19岁起，我开始独立表演，在乡邻间演唱。那些年，象山唱新闻的曲调、故事、锣鼓点，像种子一样落进我的心里。后来它们发芽、抽枝，长成我一生都放不下的声腔。

2009年，我被浙江省文化厅命名为“唱新闻”省级代表性传承人。2011年，象山唱新闻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2013年，我携徒弟李素琴同台演绎《长年葱》，摘得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群星奖。2018年5月，我被评定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。2021年，在浙江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评估中获优秀等次。2022年，参与演绎的作品《这片红》获得浙江省群星奖。

可以说，我的曲艺之路，正是从毛湾村的锣鼓声里起航的。那不是被滤镜修饰的起点，而是一个孩子追着锣鼓跑、把民间声腔偷偷存进记忆的“初始存档”。



叶胜建以乡土说唱宣讲文明新风，引导群众破除陈规陋习。

锣鼓开唱 民间声腔的“活态存档”

锣鼓一响，先出来的是右手。鼓签在掌心，锣槌夹在指缝里，手腕一抬一落，锣和鼓几乎同时开口。台下原本各忙各的，听见这一声，端着碗的、抱着孩子的、拄拐杖的，慢慢往文化礼堂门口拢。那年象山推进婚丧礼俗整治，我把“婚事新办、丧事简办、厚养薄葬”编进唱词。开头我不讲文件话，先唱村里谁家办喜事，鞭炮少放了几挂，酒席减了几桌，省下的钱不再撑面子。唱到一半，底下有人笑，有人点头。散场后，还有人围着问：“下一场什么时候来？”

这就是我唱了大半辈子的唱新闻。它也叫“锣鼓书”，在象山和周边一带流传。唱的是象山土腔土调，说的是本地风土人情，所以叫“象山唱新闻”。清末光绪年间兴起，一百多年了。故事多是古今事、流行小调，劝人向善，也鞭挞丑恶、移风易俗。土语土调，诙谐幽默，一板一眼娓娓道来。它不是玻璃柜里的标本，得有人敲、有人听、有人跟着笑，才活得下来。

我这一路，唱腔是师父一句句抠出来的。嗓子要亮，开口得透出去；打鼓时右手要同时操锣和鼓，节奏一乱，台下就散。暖暖调、还魂调、哭调、慈调，我都熟。慈调如今全县只剩我一人能唱，不能让它断在我手里。传统长篇《三县并审》我能唱，当代新闻故事《徐福到象山》我也能现编现唱。根据故事情节换曲调，即兴添几句，台下才有反应。多年里，我根据回忆，也参考别的曲种，整理出《火烧百花台》等11部长曲本，又整理《象山唱新闻作品集》，前后70余万字。后来试着把二胡等乐器加进来，也融过黄梅戏等剧种的曲调，多人同唱时加乐队配合。不是为了花哨，是让土腔在舞台上立得住。

我始终觉得，唱新闻要讲新鲜事给观众听，内容得常换，曲调要简单、朗朗上口。年纪大了，记词越来越吃力，可心里放不下，只能一遍遍记。

课堂开腔 民间声腔的“未来存档”

2021年3月9日，文峰学校那堂课，我没先讲什么是非遗。我拎着锣鼓进教室，问孩子们：“家里有没有人天天看手机，喊吃饭都不应？”他们笑了。我就把《被拉黑的微信》唱给他们听。唱到一半，前排一个男孩小声说：“我妈妈就是这样。”下课后，几个孩子围过来摸我的鼓，问能不能敲一下。我让他们敲，鼓点乱，笑声是真的。传承有时就是这样，先让他们觉得，这东西跟自己有关。

2023年4月27日“银龄乐学”那场，对象换成了老人。我把智能手机那点事编成唱新闻：怎么扫码，怎么挂号，怎么跟外地的孩子视频。锣鼓一敲，土话一唱，原本记不住的步骤顺口了。有人跟着念，念完还问我：“这个真能唱进手机里？”我说，唱不进手机，但能唱进脑子。敬老院、社区、农村，我每年公益演出六十来场。有时在学校，有时在敬老院，有时在滨海幼儿园。孩子叫我叶爷爷，老人叫我老叶。李素琴、石萍萍这些徒弟，也是这么一场一场唱出来的。

2020年的一次演出中，石萍萍在台上嗓子突然出了状况。她唱不下去，我赶紧接过来，临时转声线，把男声往女声里处理，总算把场子圆了过去。2015年12月，我在某高校表演完，全体师生和我合影，外国语学院副院长蔡亮老师代表学院送我一幅书法，写着“唱尽人间百态”。2025年6月，我又在一次活动里用唱新闻讲自己与这门艺术的“不解之缘”。其实最早，社会上都以为唱新闻已经消失了。我因为一句“我会！”毛遂自荐，当场唱了《玉蜻蜓》片段。原汁原味的土腔一出口，在场的人连声叫好，文化部门这才把我从乡间发掘出来。

我始终觉得，传承不是做给人看的包装，而是口传心授的碰撞。不仅要唱给专家听，更要俯下身，唱给孩子们听。唱得好不好，那一双双清澈的眼睛也有发言权。唱新闻要做的，就是搭一座桥：桥这头是老人，那头是孩子；这头是象山土话，那头是更大的舞台。娱乐方式越来越多，我替曲艺守住一点该有的土气与温度，也为象山唱新闻多争一块能唱的地方。

象山唱新闻不能失传。这是我对师辈的承诺，也是对后来者的托付。只要锣鼓还能敲响，土腔还能被听见，这门从毛湾村出发的民间声腔，就不会停在过去，而会继续唱进下一个时代。



象山县移风易俗展演走进茅洋乡溪东村，叶胜建同参演人员在古戏台合影。